

时空观念的语言学探索

——以突厥语族语言为例

王远新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摘要〕 一个民族的时空观念文化与其语言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深层的对应关系。时间和空间、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复杂关系在语言结构的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以突厥语族语言为例来说, 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不少表示时间意义的词是由表示空间意义的词构成或引申来的; 有些表示时间意义的语法成分是由表示空间意义的语法成分引申来的; 有些表示时间或关系意义的语法结构来自表示空间意义的语法结构。这说明语法单位、语法结构的形式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使用者认识客观世界, 从而在大脑中形成概念结构的一种模式化的反映。语言研究可以为人类时空观念等问题的探讨提供重要的论据和方法。

〔关键词〕 时间; 空间; 语言结构; 突厥语族; 方法

〔中图分类号〕 H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3) 01-0119-09

一、语言研究是探索时空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今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在主南楼 2—14 教室上讲座课。”这是一句极为普通的话, 然而其中已经涉及到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它明确地传递了讲座课的时间和地点: “今天晚上七点钟”是时间; “在主南楼 2—14 教室”是地点, 即空间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最普通的概念了, 然而, 常用、普通就意味着简单吗?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趣: 越是常用、普通的东西, 越是不容易把握, 越是不容易说清楚。

据说在很久以前, 有人向一位著名的红衣主教请教说: “请您告诉我, 时间到底是什么?” 红衣主教左思右想, 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 这位博学多才的红衣主教不得不承认: “如果没有人问我, 我自认为早已明白这个问题, 可是, 一旦别人需要我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时, 我只有无奈地承认, 我对时间一无所知。”

空间问题也是如此。在远古人的观念中, 大地是平坦的, 被安置在一个龟背上, 而龟又漂浮在大海之中。怎么能想像地球是一个球体呢? 如果地球是球体, 那些居住在地球另一端的人不是早就掉下去了? 看来, 时间和空间的确是两个最基本、最普通然而又很难回答的复杂问题。

回到开头的那句话“今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在主南楼 2—14 教室上讲座课。”说这句话时, 说话人和听话人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或者说是话语背景: “今天晚上七点钟”以北京时间为准。如果我们抛开这个话语背景来界定时间概念, 那么, 你完全可以说, 北京时间是晚上七点钟, 东京时间却是八点钟, 乌鲁木齐时间是五点钟, 纽约时间已是早晨时分。也就是说, 抽象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具有了相对性。即使我们把时间限定在统一的北京时间十九点钟, 空间限定在中央民族大学“主南楼”这样一个明确的地点, 假设 2—14 教室旁边的 2—15 教室有另外一场讲座, 那么, 是不是可以说两个教室的讲座是同时发生的? 未必。如果有一位乘坐飞行器在

〔收稿日期〕 2002-09-03

〔作者简介〕 王远新 (1958—), 男, 新疆石河子市人,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 博士。

高空高速飞行的观察者，用他的计时器来计时，那么2—14和2—15教室的讲座就不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时间的同时性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对处于一定位置、一定状态的一个观察者来说是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对处于另一个位置、另一种状态的观察者来说却可能是不同时的。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教授在他的《物理学讲义》中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位警察拦住了一位开车的妇女，并客气地说：“太太，您开车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六十英里！”这位妇女惊愕地回答道：“这不可能，先生！我才开了七分钟，离一小时还差得远呢，怎么能说每小时六十英里！”这看似狡辩的对话中却包含着时间的相对性、时间和距离（空间）的关系、不同观察者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如果只依据上面这些“矛盾”的事实和不同的说法，我们确实无法严格界定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科学的研究方法常常并不一定必须从概念的“严格”定义出发，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从分析各种概念之间的具体关系入手。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如此，人文科学中的语言学亦然。因此，对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基本概念，重要的是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物质运动的各种联系。

既然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既常用又难以把握、既普通又深奥复杂的问题，那么，它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刺激人们去探索它的真谛。事实正是如此。时间和空间问题几乎是所有学科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当然更是哲学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哲学中的时空概念与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密不可分，即有关时空最一般的本质。哲学上的时空理论主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探讨人对时空本质的认识，或者说主要在认识论领域解决时空与人的思维关系问题，比如时空的客观性，人的思维是怎样反映时空一般规律的，时空在认识中的作用，思维结构和时空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哲学时空观的建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往往会促进新的时空观的形成；而人类时空观念的改变又不断地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从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发展史看，人们对时空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初民时

代，原始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自然界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变化，久而久之感到这种运动和变化并不是随意无序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比如日有出落，月有圆缺，海水涨落，树木枯荣，花开花落，禽兽出没，出生死亡等等，而人类自己也是按照有序的时间变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可能是人类依据大自然的节律所形成的对时间概念最早的认识和对时间的一种适应。为了生存的需要，人类首先要让自己与空间的变迁和时间的节奏相适应，进而产生了认识时空特性的需要。人类对时空特性的最初认识保留在了远古神话传说和各类口传文学中。自从人类跨入文明史的门栏一直到近代科学时期（17世纪）之前，中外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学家对时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有益的思考，其成果保留在大量的文献典籍和宗教作品之中。

我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是世界上观察天文现象最精确、保存天文资料最丰富的国家，其中有公元前13世纪的日蚀记录，公元前11世纪以来哈雷慧星的记载。公元前1世纪有关太阳黑子的观察，此外，还有关于超新星的详细描述等等。^[1]早在夏朝（约公元前21—16世纪）就有关于纪年、月、日以及节候的记载，殷商、西周以后，时空测量技术和经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早在先秦时期，墨家学派就已经对时空问题诸如时间和空间的特点、时空与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哲学和科学的总结和抽象。当然，由于科学发展的滞后，我国古代的哲学时空观念尚缺乏科学感，比如在论及宇宙的形成、物体的变化、空间的广延性和时间的持续性的原因时，往往归于“气”、“理”、“道”、“太极”、“阴阳五行”之类。在欧洲，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地球是宇宙中心论观念的指导下，提出的空间各个方向等价、没有一个方向具有绝对优越性的思想，使空间方向上的相对性观念一直影响到中世纪。这代表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因而也是近两千年欧洲历史的主流时空观。^[2]

到了近代科学时期，科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牛顿（Newton, 1642—1727）在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伽里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时空思想和笛卡尔（1596—1650）

时空学说的影响下,创立了绝对时空观。它是时空认识史上一个系统的时空理论,是人类在时空本质探讨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然而,由于绝对时空观的空间和时间是分离的,时空与物质是相互独立的,空间的延伸和时间的流逝是绝对的,因此,随着1905年爱因斯坦(Einstein, A, 1879—1955)狭义相对论的创立,牛顿时代的绝对时空观便不再流行。爱因斯坦的时空观由于与物质密不可分而表现出了时空的相对性。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更彻底贯彻了其物质、运动、时空一致的思想。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顺序性、持续性。它表明事物或过程依次出现的先后顺序,表明事物和运动过程维持的长久和短暂。时间是一维的,它总是朝着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个方向流逝,具有不可逆性。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伸张性、广延性,表示物体之间的并存关系和分离状态,表示物体的位置、体积、形状和排列方式等。由于物体都具有一定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因此,现实事物的空间都是三维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构成的“四维空间”,反映了物质运动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性。有什么状态的空间,就有相应的时间状态,反之亦然。时间、空间与运动着的物质不可分割,具有客观实在性、相对性和无限性。因此,物质运动所表现出的空间广延性和序列性,以及物质运动所表现出的时间过程性、持续性、方向性,都是物质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它们彼此联系,密不可分。

以上简要介绍了人们对时空基本性质的认识,以及哲学和科学的时空观。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交际工具,人们(包括远古时代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时空的感受和认识必然会映射、渗透到语言结构和语言表达之中。语言还是人们思维特别是抽象思维的重要工具。科学探讨也好,哲学思考也好,都离不开语言这个工具,都必须依赖语言作为媒介进行思维,特别是进行抽象的思维。于是,语言结构、语言表达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事物(包括对人自身)和主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也会影响人们的科学认识和哲学思考。因此,语言研究是探讨时空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语言学家在时空问题的研究中可为其他学科提供自己

的思路和方法。本文主要以突厥语族语言为例,尝试着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对时空观念问题做一些最初步、最基础的探索。

我们之所以尝试着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人类的时空观念问题,即人类的时空观念在语言结构中的反映及与语言结构的对应关系等问题,主要立足于以下认识:无论人类的历史,还是人类的文化,其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便是“时空”,一切都在空间维和时间流中生成、展开和延续,因此,时空观念自然就成为任何一项文化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参数”。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就必然深埋于该民族的时空观念之中。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每一种文明都是通过自己的语言系统和其他符号系统(包括文学的、艺术的、宗教的、科学的“语言”等)来理解世界的,这些系统都是人类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从前辈那里承袭的传统,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时空观念文化与民族语言结构有着深层的关联。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时空观念文化深深地埋藏在该民族的语言结构之中,与其语言结构有着内在的、深层的对应关系。

二、时空观念在语言结构中的表现

从思维共性和时空观念的发展看,人类对空间的认识早于对时间的认识,这一特点也鲜明地表现在语言结构中。我们以突厥语族语言为例,分析突厥语民族的时空观念在突厥语言结构中的表现以及它们的深层对应。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异常复杂,这种复杂性在语言结构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表现。比如词语的历史来源、词义的演变、词法和句法所反映的时空结构和时空关系等等。因此,要想较全面地分析时空观念在语言结构中的表现,远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本文只是举例性地说明突厥民族的时空观念文化在其语言结构中的一些表现。

从语言结构的角度看,突厥语族语言中时间意义的发展常常与空间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1. 不少表示时间意义的词是由表示空间意义的词构成或引申而来的

(1) 时间名词 突厥语族语言表示时间意义的名词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表示空间意义

的名词（包括一部分由表示行为动作处所和方向的动词所构成的名词）构成或引申发展而来的；二是借词（借用的时间名词基本都是在中古突厥语之后，有些则是近代借用的）。与时间名词相对，表示空间意义的名词大部分是突厥语本族词，借词极少。这两个方面的事实说明，相对于空间名词而言，突厥语族语言的时间名词基本是后起的。

比如在土耳其语纪年月日和计时的词汇中，表示“月”、“日”的词为突厥语固有词：aj “月”，gyn “日”，它们分别来自与空间意义有关的天体名词“月亮”和“太阳”；表示“年”的词有两个，其中 p1 是突厥语固有词，sene 是阿拉伯语借词。表示“星期”的统称词 hafta 借自波斯语。表示一周之内每一天的时间名词多借自波斯语，有的借自阿拉伯语，有的则由借词和本族语词复合而成，只有一个本族语词即 pazar “周日，巴扎日，赶集日”（借自波斯语）。pazar-tesi “周一”（pazar+ertesi 本族语词“第二天”），saP “周二”（本族语词），f ar amba “周三”（借自波斯语），Pe^fembe “周四”（借自波斯语），d ũma “周五，主麻日，礼拜日”（借自阿拉伯语），d ũmartesi “周六”（d ũma+ertesi 本族语词“第二天”）。表示“小时”的 saat 借自阿拉伯语；表示一刻钟的“刻”f ejrek 借自波斯语；表示“分”的 dakika 和表示“秒”的 saniye 则借自阿拉伯语。

在表示月份的名词中，既有本族语词，又有外来语借词。在外来语借词中，既有国际通用语借词（主要通过法语借入），又有阿拉伯语借词。本族语词如 od ũk （“火，火炉，家庭”等义，其转义为“协会、中心”等）“一月”，ekim （“耕种”义）“十月”，araPk （ara “距离，之间，中间”+Pk “构词附加成分”）“十二月”（意为“中月”，介于开斋节和宰牲节之间的“中间月”）；阿拉伯语借词如 f ubat “二月”，nisan “四月”，haziran “六月”，temmuz “七月”，ejyl “九月”，kasım “十一月”；国际通用语借词如 mart “三月”，mai^s “五月”，astustos ~ a^uustos “八月”。在表示时点的名词中，sabah “早晨”借自阿拉伯语；bugyn “今天”，dyn “昨天”，jaPn “明天”，o^{byr} gyn “后天”，ertesi gyn “前天”，gyndyz “白天”，o^{jle} “中午”，ak^fam “傍晚”，ged ũ “夜

晚”，ged ũ jar^s “半夜”是本族语固有词，它们中的多数是由表示空间意义的词构成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表示抽象意义的时间名词，几乎都是借词。比如表示时间的统称词 zaman “时间，时代，时期”，表示时点的统称词 wakit “时间，时刻”，另外像 an ~ anda ~ f u anda “现在”，mevsim “季节”等词均借自阿拉伯语。即使是本族语词，也是空间名词兼表时间意义。比如 kez “顺序，序列，次数”，当它用做时间意义时，一般都要加上方位格附加成分，比如 kezde, kezinde。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除了表示具体月份和每周七天的名词之外，表示具体时间、时段、时点的词多是本族语词，而且多来自表示空间意义的词；表示抽象或统称意义的时间词则多是阿拉伯、波斯语借词，而这些借词都是在中古和近代借入的。这一方面说明突厥语族语言时间名词的产生晚于空间名词，另一方面说明，抽象时间概念的形成晚于具体时间概念。

（2）时间副词 突厥语族语言的时间副词多是在表示空间意义的名词基础上引申、派生或复合而成的。比如在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中，同时表示地点（空间）和时间意义的 d ũqⁿ ~ jakⁿ “近处的，新近的”来自古代突厥语的处所名词 jak “方面，侧面”+ⁿ “工具格附加成分”（科诺诺夫认为，ⁿ、-in 及其变体可能与古代突厥语副动词词尾有关）> d ũqⁿ ~ jakⁿ。d ũqⁿ ~ jakⁿ “近处的，新近的”+da “方位格附加成分”，可以构成同时表示地点（空间）和时间意义的副词：d ũqⁿnda ~ jakⁿnda “近处，不久，近来”，即它表示时间的意义最初是由地点（空间）意义引申发展而来的。哈萨克语、土耳其语的名词 ara，本义指空间意义的“间隔、距离”，引申义为时间上的“间隔（时段）”。在由 ara 参与构成的副词中，有时空间和时间意义并存，有时取其引申义，主要表示时间意义，做时间副词。如哈萨克语的 d ũqⁿ arada “最近，不久”，tez arada “最近，不久后”，o^s arada “这时，此刻”，ara-ara^snda “有时，间或，其间”；土耳其语的 arad-an “从那时起，此后”，bu arada “这时，此刻”，ara-ara “有时，偶尔”，ara-^sra “有时，偶尔”（^sra< 空间意义的“行列，顺序，排次”，由它参与构成的副词多表示时间意义：bu ^srada “这

时, 此刻”。

哈萨克语中类似的例子如: aldan (< al “前面, 前部” + dan “从格”) “从前面, 迎面, 事先, 早先, 预先;” ilgeriden (< il “前面, 前部” + geri “古代方向格” + den “从格”) “很早以来, 以前就”; soŋra (< soŋ “后面, 背后” + ŋ “增音” + ra “古代方向格”) “然后”; soŋnan (-nan “从格”) “后来, 以后”; oabanda (< aaban “脚掌” + da “方位格”) “立即, 马上”; ewdemde (< ewdem “近处, 最近的地方” + de “方位格”) “转瞬间, 顷刻间, 很快地”; dŋwŋrda < dŋw- “靠近, 接近” + ŋr (动词构成名词的附加成分) + da (方位格) “不久前, 在最近, 近来”等。

土耳其语中类似的例子如: önden (< ön “前面” + den “从格”) “从前面, 从前”; öndŋ (< ön + dŋ “构词附加成分”) “首先”; öndŋden (< ön + dŋ + den “从格”) “首先”; ilkin (< il “前面” + ki “最初的”, + ön “古代突厥语副动词词尾”) “起初, 首次”; ilerde (< il “前面, 前部” + er “构词附加成分” + de “方位格”) “今后, 将来”; ilerden (< iler + den “从格”) “从前面, 从前”; geriden (< geri “后面, 向后” + den “从格”) “从后面, 以后”; sonra (< son “后面” + ra “古代方向格”) “然后, 之后”; sonradan (< sonra + dan “从格”) “然后, 后来”; arkadan (< arka “背后, 后面” + dan “从格”) “后来, 此后”; uzakta (< uzak “远处” + ta “方位格”) “久远地, 在将来”; uzaktan (< uzak “远处” + tan “从格”) “从远处, 很久以来”; ajakta (< ayak “脚” + ta “方位格”) “立即, 马上”等。

另外, 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中一部分与时间有关的副词是在中古和近古突厥语时期从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借入的; 而与空间有关的副词则多是在突厥语原有词基础上构成的。这一方面说明, 突厥语民族的时空观念在丰富和发展过程中, 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波斯语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证明, 突厥语诸民族时间观念的发展晚于空间观念的发展。比如哈萨克语的 ewel “首先, 当初, 起初”, esili “原先”, qazr ~ qazir ~ qzir ~ zir “现在, 暂时, 此刻”, iŋjim “经常, 总是, 长久地”借自阿拉伯语; derew

“立即, 马上”借自波斯语。土耳其语的 evvel ~ evel “首先”, hala “现在, 仍然, 刚刚”借自阿拉伯语; henys “仍然, 刚刚”, bazŋ “有时”借自波斯语。土耳其语中还有一些借词与本族词、不同语言借词复合构成的时间副词。比如 bazan (< baz “阿拉伯语词根” + an “现在——阿拉伯语词”) “有时, 偶尔”, elan (< el “阿拉伯语词根” + an “现在——阿拉伯语词”) “现在, 如今, 仍然”, demsn (< dem “瞬间——波斯语词根” + in “现在——阿拉伯语词”) “刚才, 现在, 不久”, hemen (< hem “波斯语词根” + en “现在——阿拉伯语词”) “就是那个, 马上, 立刻”, derhal (< der “波斯语词根” + hal “阿拉伯语词”) “立刻, 马上”等。

从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的构成看, 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中有许多表示时间意义的词显然是在表示空间意义的词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 它们是在表示空间意义的词之后形成的; 一部分时间和空间意义并用的词则反映了突厥语民族时空观念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特点, 从语义发展演变的角度看, 反映了从空间义发展为时间义的过渡状态。

2. 有些表示时间意义的语法成分是由表示空间意义的语法成分引申而来的

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形式是, 表示空间意义的语法成分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用来表示时间意义。典型的例证是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间接格——方位格、方向格和从格附加成分除主要表示方位、处所、方向等空间方位的语法意义之外, 还用来表示时间的语法意义。比如哈萨克语的方位格: nŋd ŋlis mektepti ŋzaŋnda aŋlŋ. “会议在学校礼堂召开了。”(表示方位意义) ana qŋz ebden boŋ dŋtkende^B ana mektepke tysti. “那个姑娘是在长成大姑娘之后才上的学。”(表示时间意义) 方向格: dizdi ŋ dŋtaqhananŋz oŋystikke qarap tur. “我们宿舍朝阳面。”(表示方向意义) sender erte ŋen bastap bu dŋmŋsqa kirisse ŋler. “你们明天开始这项工作吧。”(表示时间意义) 上文提到的名词性的词加方位格和从格附加成分构成既表示空间意义、也表示时间意义的副词也属于此类情况。至于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表示空间意义, 或者表示时间意义, 主要视具体的语境和上下文而定。也就是说, 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 它

们要么只表示空间意义, 要么只表示时间意义。

3. 有些表示时间或关系意义的语法结构来自表示空间意义的语法结构

典型的例证是表示空间意义的名词性后置结构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常常表示时间意义, 在有些情况下还能进而引申出更加抽象的关系意义。

突厥语族语言的方位词在与相应的领属人称附加成分以及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间接格(方位格、方向格、从格)结合使用之后, 形成一种固定的搭配模式, 置于主格或领格形式的名词或者代词之后, 构成一种后置结构。在这种后置结构中, 由于方位词的附属性质, 其词义常常需要根据句子表义的需要而产生词义上的引申和虚化。方位词意义的虚化是逐步进行的。首先由于表义和句法的需要导致词义的引申和发展, 而词义的多样化使它们的进一步虚化即语法化提供了条件。于是, 在特定的句法结构“主格或领格形式的名词+方位词+领属人称附加成分+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间接格附加成分”中, 一部分方位词的词义可能产生进一步的虚化; 与此同时, 方位词之后加缀的领属人称和间接格附加成分逐渐凝固化。在这两方面即意义和形式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使得这一部分带有领属人称和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间接格附加成分的方位词逐渐成为语法词, 即后置词。

在突厥语族语言特定的句法结构中, 能够产生意义虚化的方位词大致可分为三类: a. 典型的表示方位的词, 即一般所说的方位名词。b. 表示身体部位的名词。身体部位也是一种方位处所, 事实上, 某些典型的方位词即方位名词就是由身体部位名词演化而来的, 因此也可以把它们归入方位词, 或者把未归入典型方位名词的那部分方位词看做特殊的方位词。c. 其他与方位处所有关的词。

从总体上看, 这三类方位词在句子中都可以置于主格或领格形式的名词或代词之后, 并与相应的领属人称及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间接格(方位格、方向格、从格)附加成分结合, 构成一种后置结构。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的上述三类方位词在这种特定的后置结构中, 词义的虚化程度不尽相同: 在同一类方位词中, 在保留原义的同时, 有些虚化程度高, 有些虚化程度低, 有些则完全虚化; 有些方位词在哈萨克语中的虚化程度

高, 在土耳其语中的虚化程度也可能高, 也可能低, 反之亦然。有些方位词带有领属人称和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间接格附加成分在哈萨克语中可以构成后置词, 而在词义方面与之对应的土耳其语词则不能, 反之亦然。此外, 表示同一意义的后置词, 在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中各由不同的方位词加领属人称和间接格附加成分构成。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上述三类方位词能够构成特定的后置结构, 反映了突厥语族语言的共性结构特点; 而在特定的后置结构中词义虚化、能否作为后置词使用的种种不同情况, 则反映了哈萨克、土耳其两种不同语言各自的内部特色。

这里仅以哈萨克语的方位词 *yst* “上, 上面”和土耳其语的方位词 *yst ~ yzer* (i) “上, 上面”在特定后置结构中形态的凝固化和方位词词义虚化的情况为例, 观察方位词功能的语法化趋势及其语义演化的特点。

1) 表示空间意义

哈萨克语: *qalamd̡ d̡ʒə ystine qojd̡m*. “我把钢笔放在桌子上了。”

土耳其语: *masa ystinde ʃajdan durur*. “茶壶在桌子在放着。”

2) 表示时间意义

哈萨克语: *ol d̡ʒəp̡ma d̡ʒɪnd̡ ʃaɳla ɪstedɪ, on̡ ʏystine on d̡ʒɪl̡mirin d̡ʒne sonda ʔtkizdi*. “他在新疆工作了二十年, 此后又在那里度过了十年。”

土耳其语: *bu ʒz yzerine ʔjretmen derhal ortadan kajboldu*. “说过这话后, 老师即刻不见了。”

3) 表示抽象的关系意义

(1) 表示抽象的关系意义, 仍能隐约看出方位词所保留的空间意义, 即与空间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哈萨克语: *telefon kelgen kezinde, ol d̡ʒj̡h ystinde otuʃan edi*. “来电话的时候, 他正在开会。”

土耳其语: *uzmanlar sentaks yzerinde konuʃmaja baʃlad̡lar*. “专家们谈起了句法问题。”

(2) 表示抽象的关系意义, 已经很难看出方位词的原来意义, 即与空间意义失去了联系。

哈萨克语: *d̡ʒɪl̡ aʃs, on̡ ʏystine kyn ʔsʔq bold̡*. “路途遥远, 天气又热。”

土耳其语: *onlar ʃ yzerine birʃ kf konuʃtular*.

“关于工作问题，他们谈了很多。”

其他方位词也有类似的语法化趋势和语义演化特点。^[4]

从以上例证可以清楚地看出，突厥语族语言方位词在特定的句法结构中词义引申和虚化的基本趋势。方位词词义的引申和虚化过程是渐变的，变化的结果导致了同一个词词义的多样化和语法功能上的分化。从语言共时结构上看，特别是从共时的词类划分上看，由于原来的“同一个词”的词义处在分化的不同阶段，因而它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同一个词，而是分属于不同词类的词，特别是从方位词分化出来的作为后置词使用的那些词，词义已经虚化或基本虚化，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发生了词形上的变化，即带有凝固或者基本固化了的领属人称和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间接格附加成分。也就是说，由于在特定的后置结构中方位词原来词义的分化和逐渐虚化，与此同时，由于其后附成分的逐渐凝固化，从而导致了其中一部分成员成为比较典型的后置词，一部分成员处在向后置词发展的过渡状态中。

后置词是虚词中的一类，由于后置词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其内部成员中同样存在着虚化程度上的差异。有些已经完全虚化，不但原来的词义基本或者完全消失，而且在形式上也已经完全凝固化。有些则没有完全虚化，它们不仅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原来的词汇意义，而且在形式上也没有完全凝固化，其中的领属人称附加成分可以随着后置词之前人称代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它们处于由半虚化向完全虚化的词过渡的状态。^[5]处在过渡状态中的后置词所保留的词义跟与之结合的格附加成分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和所起的语法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由于这些处于语法化过程中的后置词尚保留比较具体的空间概念意义，因此，在语法上，它们自然而然地跟表示空间关系的间接格——方位格、方向格、从格构成意义上的一致关系，形成固定的后置词结构。在语义上，它们对间接格所表示的抽象的空间关系意义进行必要的补充，使得句义更加具体明确，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已经虚化即语法化的词则作为典型的虚词在句子中表示抽象的关系意义。尚有一部分方位词的词义基本没有虚化，在句子中起着辅助名词的作用。

从现代突厥诸语言后置词中的成员看，带有

已经凝固和基本固化了的领属人称和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间接格（方位格、方向格、从格）附加成分的静词来源的后置词，其词根部分基本上都是方位词（包括上文提及的三类方位词）。比如哈萨克语的 *ystinde*, *alɒnan*, *oɒna*, *oɒnda*, *dɒninde*, *dɒɒnan*, *dɒɒnda*, *dɒɒnda*, *arqasɒnda*, *retinde*, *tarabɒnan* 等。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在特定句法结构中方位词的语法化趋势，以及语义引申和虚化的过程。

根据以上的例证和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突厥语族语言方位词在句子中与其他成分结合的模式、语法功能特点和语义特点。

方位词在句子中与其他成分结合的模式是：主格或领格形式的名词（代词）+方位词+领属人称附加成分+表示空间关系意义的间接格（方位格、方向格、从格）附加成分→后置结构

从方位词的语法功能特点看，它的演变（虚化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模式：方位词→辅助名词（介于方位名词和后置词之间）→后置词（要求前面的名词为主格或领格形式）

实词→半虚词（半虚化）→虚词（虚化/语法化）

从语义特点看，它的演变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模式：空间义→空间义~时间义→与空间有关的关系义~更为抽象的关系义

上述三方面的例证说明，突厥语族语言表示空间意义的词、语法成分、组合方式即语法结构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表示时间意义，有时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更加抽象的关系意义。这说明，突厥语民族时空观念以及关系概念的发展，是按照空间概念在先、时间概念在后、空间和时间概念在先、关系概念在后的顺序进行的，即比较抽象的时间概念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通过比较具体的空间方位概念引申的；更加抽象的关系概念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通过相对具体的空间和时间概念特别是空间概念引申的。这一特点与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即人类思维发展的顺序特点相符：先有表示具体意义的概念，后有表示抽象意义的概念，再有表示关系意义的概念。^[5]此外也可以看出，突厥语民族的时空观念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三、时空观念发展的心理学依据

在人类时空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为什么空间

概念的形成在前,时间概念的形成在后,而且时间概念常常和空间概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在对时空本质的探讨中,为什么对时间本质的思考会大大迟于对空间本质的思考?这里涉及到时空观念在思维中是怎样构成的问题。要了解这一点,就需要从人类对时空的感知说起。

时间和空间是客观存在的,但具有不同经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时间间隔和时间顺序,以及空间跨度与空间范围的感知却是不同的。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地点和时刻,对时空的感知也与客观的存在不尽一致。

一个正在经验着的人是怎样获得有关客观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经验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类视觉的属性是对物质广延性的感知和对运动的顺序性、同时性、久暂性以及强度的感知,前者形成空间概念,后者形成时间概念。人类只有两个维度的视网膜,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感知到空间深度这第三维的?心理学家贝克莱在《视觉新论》中指出,我们知觉到空间深度的第三维首先是由于经验的结果,即视觉印象与触觉、运动觉相联系的结果。运动觉是指运动中眼睛在不同距离注视对象,由于适应运动的动作而做出的相应动作。这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走向物体或伸手拿物体的连续感觉经验与眼肌感觉形成联想的时候,便会产生深度上的知觉。贝克莱进而认为,我们之所以产生深度的知觉,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经验,而且是一种观念的结合。因此,空间第三维的感知由于经验与联想才得以存在。

儿童心理学家通过对儿童感知中空间构成过程的研究,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认识空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只有当儿童认识到空间可以同时发生不同的事情时,他们才开始形成抽象的空间概念。只有在抽象的空间概念形成之后,儿童才能超越直接感知的时空范围之外,利用思维去想像空间的结构或物体的空间结构。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儿童在出生后一年开始具有直线的概念,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在空间中捕捉目标时,不必再采用迂回曲折道路的方式去获取目标。儿童空间测量的概念形成也比较早,它比儿童形成数量概念只晚6个月。然而,儿童一直到10岁或11岁时,才能达到认识时间结构的水平。皮亚杰的研究也表明了为什么古代

的人们能够很好地认识空间的一些性质,并形成抽象的空间概念,却迟迟难以认识时间的结构。

人类有关时间概念和时间结构的形成虽然大大晚于空间概念和空间结构,但它们的形成过程大体与空间概念和空间结构相似。皮亚杰指出,从时间观念的完整形式来看,它以下述三类运算作为基础:(1)事件的序列,它构成时间的先后次序;(2)发生在某一时间内事件的时间间隔,即时间久暂观念的由来;(3)时间度量同空间量度相类似。^[6]儿童从运算基础中认识到时间的结构,这是10~11岁才能达到的水平。为什么儿童要到这么晚才能认识时间的先后次序与时间的间隔呢?因为儿童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假如一个运动的物体走得越远,这个物体运动的时间也就越长,而他们常常不考虑或考虑不到物体运动的速度。只有当儿童真正把速度同运动在运算中自觉地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才能把速度看成时间的一个客观标准,从而掌握时间的结构。^[3]这就是儿童对时间的认识大大晚于对空间的认识、人类对时间本质的思考大大迟于对空间本质思考的原因。

人类在描述事件发生的先后(包括当地不同事件发生的先后,不同地点事件发生的先后)、描述运动顺序性的时候,无论事件的先后,还是运动的顺序性,都是同时既与空间概念又与时间概念相关的。我们知道,语言中表示空间概念的词和语法空格的作用主要是为了给事物或者关系定位。那么,用来为事物和关系定位的空间词和空格为什么会同时具有表达时间意义和时间关系的作用?这实际上是需要哲学做出回答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存在,只要它一出现,便不言自明地具有“此前”和“此后”的性质,因此,不论有生命的存在还是无生命的存在,无论是实体的存在还是关系上的存在,事实上都是人们潜意识中的一种运动中的存在。这样,在人类最初形成时空概念的潜意识中,时间和空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也就不足为奇。这一特点也就必然会鲜明地反映在语言单位和语言结构(包括组织形式和意义)之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突厥语族语言词、词义、语法成分、语法结构(包括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发展演变与其使用者对客观世界(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

应关系,即认知语言学家所说的“象似”关系。也就是说,语法单位、语法结构的形式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使用者认识客观世界,从而在大脑中形成概念结构(经验结构)的一种模式化的反映。这种“象似”不仅表现在语言结构单位跟概念结构单位的对应上,而且表现在语言结构单位之间的关系跟概念结构单位之间的关系的对应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同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即语法结构不完全是“任意”的,语法结构的组织方式与语言使用者概念结构的组织方式(即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一致关系或者说大致的对应关系。因此,语法结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理据的,而且是可以

论证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人类的思维方式、不同民族语言的结构在具有深层共性特征的同时,每一种语言和文化所反映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表达方式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如果我们能够从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表达方式的特色,并加以系统的比较,那么,语言研究就能够为时空观念的探讨(包括对时空一般性质的探讨)提供重要的论据、途径和研究方法,从而进一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时空观念和时空一般性质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方励之,周又元.中国古代和现代宇宙学中的时空观念[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4).
- 〔2〕陈荷清,孙世雄.人类对时间和空间本质的探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 〔3〕王远新.哈萨克语土耳其语副词构成的特点——兼论构词法的几个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语言文化增刊),1996.
- 〔4〕王远新.突厥语族语言方位词的语法化趋势及其语义特点[J].民族语文,2002,(5).
- 〔5〕王远新.试谈哈萨克语词类的分化[J].新疆大学学报,1983,(4).突厥语族语言的后置词与词类分化[J].民族语文,1987,(5);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M].第四章“突厥语族语言语法结构的发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 〔6〕〔瑞士〕S°皮亚杰,B°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A Probe in Linguistics on Space-time Idea: With an Example of the language of Turkic Language Group

WANG Yuanx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Space-time Idea in a nationality deeply rela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language. The complicity of the time and space, space-time and material sport has the performance in many aspects of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With the language of Turkic language group as an example, it performances at below three aspects: a lot of words that mean time is explicated from the words that mean space. Many grammar components that mean time is explicated from the words that mean space. Some grammar constructions that mean time or relationship are from those words mean space. To a large extent, this represents that unit of grammar, form and meaning of grammar construction is a kind of modeled reflect. A language user gets to know the objective world, thereby it becomes the concept construction in the brain. The language research can supply many important grounds of argument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ing of problems on people's space-time ideas.

[Key words] Time-Space; Language construction; the group of Turkic language; Method

〔责任编辑 邓佑玲〕